

博覽古今大師 白話文學領航人

# 胡適紀念館 追尋哲人成就

文、圖／潘云薇

1958年胡適來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，鞠躬盡瘁到最後一刻，1962年10月18日，胡適安葬後三日，中研院於院務會議決議，將胡適故居完全供作胡適紀念館之用，而後更增設陳列室、墓園兩部分，以紀念胡適對文學及學術上的貢獻。



➤ 胡適擔任中研院院長時的宅邸，為一棟平式小洋房。

今年是胡適逝世50週年，祭日上午於南港胡適墓園，中央研究院舉行了一場向胡適銅像鞠躬致敬的追悼儀式。1962年2月24日晚間6點30分左右，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結束，賓客在歡笑中陸續散去，胡適臉色忽然一陣蒼白，身體晃了幾晃，仰面向後倒下，旁人驚見連忙攙扶送醫，但仍不治，宣告心臟病發猝逝，頓時喜事

成了喪事，眾人啜泣無語。出殯時，沿途更有30萬餘人夾道為他送行，於文壇史無前例，場面媲美元首級人物。時光荏苒，胡適形骸早已化滅，他所提倡的「白話文學」，對於臺灣學術界的影響力，卻始終不曾消失過。

致意後，由墓園繼續往研究院路二段前進，一棟平式小洋房隱身於中研院院區內，它就是胡



➤ 陽光從窗戶微微斜射進入書房，散發一股神秘的書香氣息。

適擔任中研院院長時的宅邸，也是生前最後的落腳處。早年中研院周遭一片荒蕪，加上氣候潮濕，在建蓋屋舍時，基底特別架高約兩層階梯的高度，以防堵蚊蟲蛇蟻入侵。屋內除了四處裝有緊急鈴的貼心之舉，還有一大奇景，便是從美國訂製一整套的西式衛浴設備，造型新穎，功能齊全，50年前的臺灣少有，根據老一輩的說法，兩塊木板中間挖一個洞，就是茅房了，但當時考量到中研院地處環境偏僻，資源貧乏，政府認為至少要讓胡適生活無虞，才能專事於學術研究，完善的衛浴設施便是送給他的大禮。

## 打破《紅樓夢》神話傳說 重審戴震《水經注》疑案

自稱有考據癖的胡適，終生服膺托馬斯·赫胥黎(Huxley, T. H.)的天演論與約翰·杜威(John Dewey)的實驗主義(杜威式的pragmatism實證主義)哲學，倡言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。」他常說以科學方法，再造文明，其所強調的求證精神，可從胡適研究的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三國演義》等古典小說中看出端倪，其中又以《紅樓夢》為代表。胡適是新紅學

派——考據派的始祖，可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，從《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孤本到《紅樓夢》，徹底研究曹雪芹，打破《紅樓夢》是影射順治帝、董小宛的種種謬論，證明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罷了。

繼《紅樓夢》之後，胡適用盡人生最後20年的精力，研究古代地理名著《水經注》，在10幾年內，蒐集了40多種《水經注》的版本，留下逾100萬字的文稿，為的是重審部分學者指責戴震校勘《水經注》時，剽竊趙一清成果的冤案，還清學宗師戴震一個清白。曾有人問胡適：「為了研究《水經注》工程如此浩大，是否值得？」他答：「我只是要提示一個治學的方法。」胡適最終目的，是要教人疑而後信、考而後信、有充分證據而後信。

故居書房右側書櫃擺滿各種版本的《水經注》與部分的古典小說，包括《紅樓夢》、《水滸傳》等線裝書籍，整體環境素雅清幽，陽光從窗



➤ 印璽上刻有「胡適的書」，字體、內容簡單明瞭。



➤ 象牙印璽(右一)是胡適晚年藏書最常見的用章。



➤ 故居書房收藏很多古籍，作為胡適考證用途。

戶一格格方形小孔洞，微微斜射進入書房，散發一股神祕的書香氣息。但也因為書房採光不佳，並非胡適鑽研學問之處，將視線轉往餐廳，站在餐桌靠屋牆的方位，可透過一整片玻璃窗，望見屋外綠油油的草地，視野極佳，這才是胡適做學問、寫作的場域，也是平日用餐的地方。兩側高聳的書櫃，一本本書籍擁擠的並列於內，決大部分是胡適研究學問的工具書，湊近瞧，會發現書本夾有大量不規則的紙條，據說夾有紙條處，皆記載著胡適親筆留下的眉批，而這些紙條則是從他廢棄不用的手稿、書信所撕下來的，頗有環保之優良概念，對想從事胡適晚年學術、思想脈絡研究的學者，南港這批藏書是很好的選擇。

### 胡適學養俱佳 互動毫無架子

能言善道的胡適，在這餐桌上用餐時，也是無所不談，任何食物只要端上桌，他都能詳細地說出食物的故事、來源及名稱，朋友突然天外飛來一筆，問了奇怪的問題，他也能義理通達，侃

侃而談。胡頌平在《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》談到：「胡適之先生學識淵博，見聞廣闊，他們談話的內容，小到一個字的讀音，一首詩詞的字句，大到國際局勢的演變，社會背景的探索，無所不包。或茶餘飯後，娓娓道來，逸趣橫生；或有感而發，意氣飛揚，躍然紙上。不僅呈現了胡適之先生幽默風趣的談吐，憂國憂民的情懷，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。」

但胡適也有靦腆內向的一面，由於他受心臟病所擾，為了主子身體好，家中廚師出自一片好意，聽從醫師囑咐，每天照三餐為他煮魚，愛吃紅燒肉的胡適，乖乖地，連續吃了兩個禮拜的魚，有一天才忍不住跟廚子說：「我們可以改吃一餐肉嗎？」他沒有主子裝腔作勢的壞脾氣，反倒是以商量的口氣，請廚師偶爾烹飪他愛吃的肉類。

### 生前文物 印證胡適提倡白話的宏論

緊鄰於胡適故居旁的建築體，是從胡適生前的好友美國美亞保險公司負責人史帶(C. V. Starr)，於1964年捐贈的2萬5千美元中，提撥新臺幣20萬元另闢的陳列室。其中常設展以編年史的方式布展，介紹胡適的生平與學術貢獻，玻璃櫃則陳列胡適中西文著作、手稿、信札及晚年曾使用過的眼鏡、文房四寶等文物，相較於一般的策展方式，陳列室的文字偏多，館方希望訪客在沒有導覽的狀況下，也能透過文字加深對胡適的了解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館內中央的陳設櫃，展有秘書胡頌平所送的象牙印璽，也是胡適晚年藏書最常見的用章，雕刻前胡頌平特地問了胡適，要刻上什麼文體與內容？胡適說：「要刻就刻大家都看得懂的，不然等於白刻了，就刻楷書——胡適的書。」他的印章，如同他在新文化運動(晚年



➤ 站立在餐桌靠屋牆的方位，可透著一整片玻璃窗，望見屋外景色，視野極佳。

將其重新定位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)，所推行的「白話文學」一樣，清楚明瞭、淺顯易懂。其實，胡適也知道，自己文章缺點是太過淺白，但他目的不是在展現個人的文學造詣，是基於對國家困局的考量，當時文盲多，文言文雖然精美扼要，可惜，吸收速度緩慢，白話文學是非常好的文學工具，簡單易懂，人民可快速學習語言，降低文盲比例，提升國家競爭力。因此，胡適推翻



➤ 胡適故居的西式衛浴設造型新穎，功能齊全，50年前臺灣少有。

兩千多年的文言文，致力推行白話文，視文言文為半死的文字，白話文才是活的文字。

從《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》中，也可看出胡適對讀書做學問的看法，他認為：「寫字叫人認不得是件不道德的事。」胡適有自己的戒律「不潦草，不苟且，個個字清楚，排字工人不會排錯的一個樣子。」這也反映在他的書法上，可從展示的書信中，觀察到胡適書寫的字體錯落有致，清秀工整，重點是一目了然，你認得它，它也認得你，難怪向胡適求字的人多到不勝枚舉。

但這其中也蘊藏了不少矛盾與趣味點，胡適雖深受西化影響，但他喜於使用毛筆寫作，出席重要場合也會著穿長袍，在他身上同時看到西方的現代與中國的傳統。其實，不單單只有胡適一人，包括徐志摩、林語堂、陳獨秀等知識份子或多或少都有相似的特質，也是繼那個年代後少有的現象，也許是當時中國的政局正面臨西方文化的衝擊，學者本身對傳統文化的省思與檢討，所反映出來的時代特質。



➤ 胡適一生涉獵領域豐富廣泛，不斷為學術界帶來新的研究面向，溫源寧尊稱他為「哲人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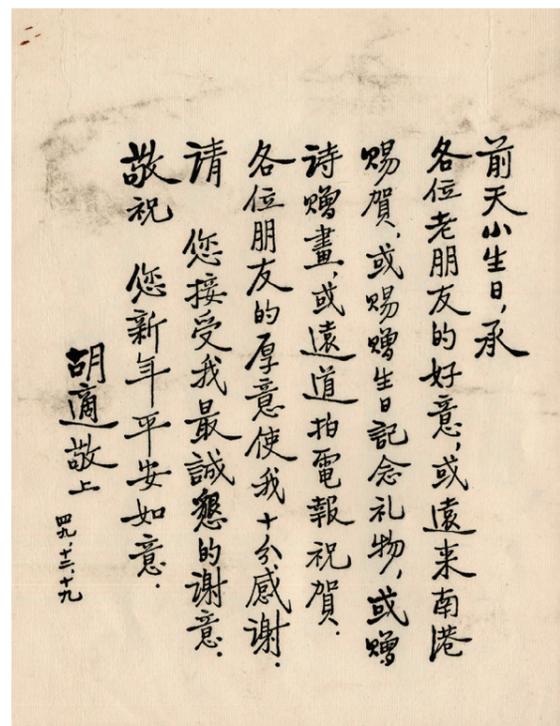
### 打下學術根基 協助地方發展

胡適在臺灣留下不少珍貴的文物，礙於空間的狹隘，除了常設展外，陳列室也會不定期舉辦特展，更換展示內容，像是中研院80週年慶，所舉辦的「胡適與中央研究院」特展。胡適，1958年來臺擔任中央研究院第三任院長，雖是歷屆院長任期最短的一位，但4年不到的時間，卻為中研院立下學術獨立的根基，使之成為臺灣第一流的高等學府，包括獎勵學術、培育人才、重視新院士選舉、協助各所發展、接濟他人向學等，無不是胡適對中研院的貢獻。

晚年自稱是南港人的胡適，也帶動整個南港地區的教育基礎與交通建設。他認為，教育是百年大計，一手大力促成舊莊國小的建立，陳設室展有首任校長馬袖宇贈予胡適的錦旗。在交通方面，雖然當時中研院每個月補助60元的車資，但欠缺通勤的交通工具，才是一大問題，南港一片空蕩蕩的，老一輩的研究員曾說：「走著走著就跟水牛走在同一條路上了。」往返市區也必須仰賴運煤的輕便車，從老照片中看到打扮時髦的小姐，坐在運煤車上，對比反差極大。胡適特地為地方申請了專線公車，大大改善了南港中研院往返臺北車站的便利性，從通車典禮當天的照片明顯透露，胡適後方的民眾，簡直是樂歪了！

### 胡適涉獵領域廣泛 溫源寧讚稱哲人

胡適，一生涉獵範圍豐富廣泛，在哲學、文學、史學、考據學、教育學、倫理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所研究，是提倡白話文、中國新詩的始祖、新文學運動最重要的啟蒙人、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……，雖然他不見得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卻不斷為學術界帶來新的研究面向，堪稱是開風氣的第一人。溫源寧在《不夠知己》（《imperfect understanding》）中，為胡適下了個評語：「人們稱他為哲學家。當然，他是個哲學家。但是『哲學家』這個稱呼卻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動……，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名稱能夠用來稱呼胡博士這樣一種人，我想18世紀那樣一種用法philosophe——『哲人』就恰好合適。」



➤ 胡適的書法字體清秀工整，錯落有致。（胡適紀念館提供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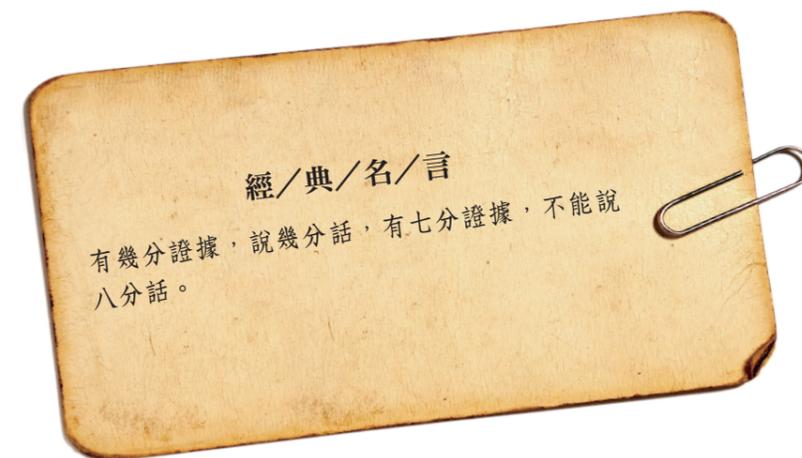
➤ 胡適紀念館提供。

### 胡適小檔案

胡適（1891-1962），字適之，是20世紀重要的知識分子，在思想文化與學術教育領域，皆有開創性的貢獻，也始終堅持弘揚自由民主的理想而不輟，主要著作有《嘗試集》、《四十自述》、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（上）、《白話文學史》（上）和《胡適文存》（四集）等。

### 胡適紀念館

【地址】  
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30號  
【開放時間】  
週二至週六09：00~17：00  
（週日、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）



### 胡適雜憶

作者：唐德剛  
出版社：遠流出版公司  
出版日期：2011年12月01日

《胡適雜憶》原是唐德剛在撰錄《胡適口述自傳》之餘，打算自寫的一篇「短序」。不料下筆千里，序文成了專書，獨立出版。本書不止是篇回憶錄，還暢談歷史、政治、哲學、文學、文字學，以及其他一切胡適生前關注的學問，唐德剛憑藉著自己過往的回憶與日記紀錄，為胡適留下一個最忠實的晚年寫照。由於唐德剛的古文蘊底深厚，加上天性談諧，寫起文章來，口無遮攔，氣勢極盛，讀起來更是妙趣橫生。在這裡他把胡適寫得生龍活虎，但又不會刻意塑造成完美的英雄形象，他筆下的胡適只是一個有血有肉、有才智，也有錯誤和缺點的真實人物。

